

馬丁·安得遜·厄克索

淪

次洛

平明出版社

淪

落

馬丁·安得遜·尼克索著

成 時 譯

近代文學譯叢

近代文學譯叢

書號 287

滄

落

進口紙本定價一元二角

者
者

〔丹麥〕馬丁·安得遜·尼克索
成
平 明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

華 文 印 刷 局
(上海濟寧路143弄4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1—8200

原書名 Ditte: Daughter of Man
原 著 者 [丹麥] Martin Anderson Nexö
原出版者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21

(英譯本中一些疑難晦澀之處，則參照蘇聯國家文藝書籍出版局尼克索十卷集第三卷譯出，並作個別增訂。)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丹麥偉大無產階級作家馬丁·安得遜·尼克索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後寫成的鉅著。書中的主角狄蒂是一個生下來就被父母遺棄的私生女孩，她幼年依外祖父母為生，後來為繼父收養，長大以後，在農莊上幫傭，最後流為城市貧民，二十五歲便死於肺病。作者以樸素凝練含蓄的文筆，極其深摯的愛，塑造了一個二十世紀革命高潮以前勞動婦女的感人的光輝形象。狄蒂受盡了一切的磨難、痛苦和屈辱，却依然保持着她那顆善良的心，她正直、堅強，對和她命運相似的人有着無限深廣的愛。她在同情一個懦弱農夫的兒子，因而失身被趕出農莊，想自殺的時候，心裏却在想着另一個被虐待致死的女人以及她肚裏的孩子。她對剝削者壓迫者懷着刻骨的仇恨，在他們面前昂然不屈。此外作者也刻劃了一些性格鮮明的典型人物：有受盡欺凌的誠實的漁夫拉爾斯·比得，不擇手段想發財的二流子約翰斯，代表貪婪殘暴的剝削者的酒店掌櫃「吃人鬼」。作者以強烈而分明的愛情描寫了這些典型人物，深刻的反映了陰冷殘酷的資本主義社會，預告全世界革命風暴的到來。本卷係全書第三四兩部。寫的是狄蒂長大以後到農莊上幫傭因同情她的少東家而失身，被逐出農莊，回家生下孩子，然後上城市去重作傭人的苦難經過。

目錄

第二卷

第三部 淪落

第一章	在陌生人中間	四
第二章	思家	一三
第三章	狄蒂的女主人	二四
第四章	一位受歡迎的客人	三三
第五章	狄蒂探親	三九
第六章	臉蛋兒紅紅的姑娘	六〇
第七章	冬天的黑暗	七〇
第八章	冬天漫長的過去	八二
第九章	一個夏天的日子	九二
第十章	蘇麗妮回家來了	一〇一

第十一章 狄蒂安慰一個伴侶……………二〇

第十二章 夏天是短促的……………二七

第十三章 心……………三五

第四部 煉獄……………二五

第一章 大馬克拉烏斯的下場……………二六

第二章 重返家園……………二四

第三章 小山農莊的小東家……………二五

第四章 狄蒂晒太陽……………二六

第五章 大宴會……………二七

第六章 新生命……………二八

第七章 爲什麼這姑娘不結婚呢……………二九

第八章 在茫茫人海中……………三〇

第九章 產兒院裏……………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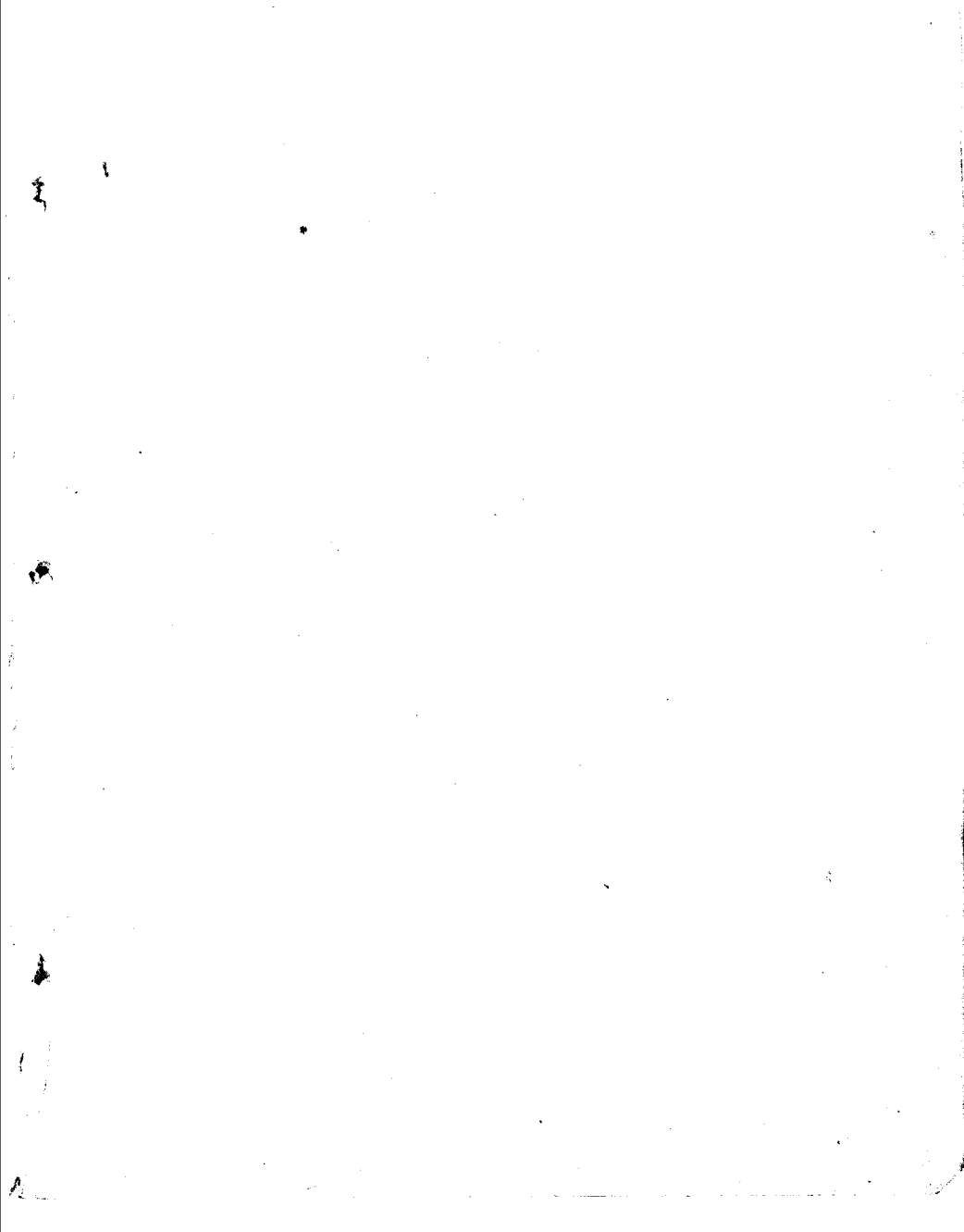
第十章 小天使……………三二

第十一章 狄蒂成了自家人……………三三

第十二章 狄蒂升爲使女……………三九

第十三章	無家可歸·····	二四八
第十四章	卡爾的臉·····	二五三
第十五章	狄蒂的工作日·····	二六一
第十六章	春天·····	二七〇
第十七章	好時光·····	二八一
第十八章	狄蒂採擷玫瑰·····	二九四
第十九章	狗·····	三〇四
第二十章	喬治和狄蒂·····	三二三
第二十一章	清算的日子·····	三三二

第二卷
淪落



第三部
淪落

第一章 在陌生人中間

就在狄蒂第一次離家去當用人的前夕，拉爾斯·比得安慰她說：『你要碰到的也不會全是陌生人。那個小山農莊的女主人在出嫁前就叫曼恩；她的祖父跟蘇倫·曼恩的父親還是堂兄弟什麼的。說起來這門親自然是遠點兒——也許你還是不提爲妙——等着瞧他們說不說好了。跟地位比你高的人拉扯親戚關係，總是不對的。』

不用說，這門親戚真是夠遠的；他只是因爲沒有別的好話可說，才提起這事情，算是一種安慰。拉爾斯·比得心裏十分明白：自己寒酸，有親戚關係又抵得上什麼。在這一點上，狄蒂也不糊塗。

可是雖說如此，她父親說的這番話還是給她打了氣，使她走完那段最後也是最難受的路程。一個人連個伴兒也沒有，第一次趕到人家去上工，可不是件輕鬆事情。狄蒂一想起她就要開始的新生活，心幾乎跳到了口腔裏——她該怎樣應付這種新生活呢？還有那些農莊上的人——不知他們會怎樣看待她？說不定那兒還會有一條大狗趕她開去。那她就壓根兒進不了農莊了，那時候她祇好在路上等着，等到湊巧有人走來才成。自然這就會叫她由於遲到了而挨上一頓罵。啊，不，她會容易的進去的，可是她走哪道門好呢——從後面洗

碗間進去嗎，還是走那堂皇的前門？還有，是不是一進去就說『我是新來的小姑娘』呢？不，她一定要記住先向人問好，不然的話，他們會說她沒有家教，這就要連累到家裏的名聲了。

這些事想起來都不好受，可是這時候她的父親安慰她的一番話却叫她心裏塌實下來。既然你是同族的人——儘管是遠親——情形也就不同了。那你就好像一半是來作客似的！這個念頭立刻使她走路也穩了一些。這時候如果狄蒂聽見她的新的女主人驚訝的喊：『啊！你就是狄蒂！你倒像族裏我們這一邊的人呢，你的確像！』她也不會吃上一驚。

然而不多一會，當狄蒂腋下挾着那個小包裏，站在小山農莊的洗碗間裏的時候，情形却和她想像的很不相同，她壓根兒沒有機會開口，因為那一家的女主人卡倫露出一副不滿意的神氣，上下打量着她，說：『原來那個收破爛的大女兒就是你？你的身材長得比你年紀還小了一點，對不對？如果讓你幹上一點活，那我們一定會把你的小命都送了。』

親戚關係一句也沒有提，狄蒂對這點也不感到詫異！現在她既來了，她就有了正視現實的勇氣。也許這農莊上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這門親戚，這麼多的窮人，要一個個都記得，不是件容易事！不管怎麼樣，狄蒂是私生的，因此根本算不上親戚。

講到親戚關係，有是有的，然而，正如拉爾斯·比得說的，只是沾上點兒遠親。大概是納茲農莊上兒子中間有一個厭倦了家裏繁重的勞動，就離家沿着海岸往西北方向走，他走着走着找到了這地方，便安頓下來。這也許發生在曼恩家人的生計主要還依靠出海捕魚的時候。

不管怎樣，這農莊的位置實在不適合種地。它遠在一片片的沙坵中間，那兒什麼東西也不長。它蓋在傾斜的山巖的一道小溝上頭，像是要遠遠的躲開內陸似的，從農莊上看不到它自己的田地，也望不見田地後面的鄉間。人從內地走來，不大會注意到這兒還有着一個農莊。另一方面，在農莊上，海景可是儘夠你瞧的；它的那座有三道邊廂的莊屋面對着海洋，莊屋的邊廂分明是向前大張着，彷彿要把山腳底下望得見的大海一把抱過來似的。這在從前一定有它的理由，可是現在看起來，無論如何有點莫名其妙。從農莊的堂屋窗口望去，照說應該可以照看到人手和牲口，可是這兒看到的却儘是大海，沒有別的；從那寒冷的毫無遮蔽的莊屋院子裏看出去也是一樣。農莊外面常有小船自在地滑過，它們從這邊的山腳出現，又消失在那邊的山腳後面；遠處有海船駛過，它們的航程誰也猜不透。天氣晴朗的日子，在遙遠的對方，隱約現出藍色的海岸，那地方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想要知道，因為靠近農莊還有着另一片陸地，多致慮致慮這片陸地好處要大得多哩。

以前，這裏的一切都有它的目的和用處，從這幾扇窗口，可以照看到漁船、漁網——還有陌生的船隻。那時候有些船主晚上就把船停泊在這兒，把船上裝載的一部份穀物賣給山上的曼恩家；他們中間也有人並不是樂意到這兒來的。那時蓋那比莊屋高的磨坊也有充份的理由，現在它却成了斷壁殘垣，像是一座表揚小山農莊的人的優氣的紀念碑似的。除了瘋子，誰也不會蓋那磨坊；你說誰會老遠趕着車到海邊來磨他的麥子？

『到小山農莊的磨坊去吧，它能把沙子磨成麵粉。』每逢有人想要做什麼十足的傻事，

別人就常用上面這話來嘲笑他。可是那開辦磨坊因而引起這種說法的人，却並不傻，由於在深更半夜裏把一袋袋沉重的麥子從海灘上搬到磨坊去，他的背脊不久就僵了。他的臉也由於幹這偷偷摸摸的勾當而留下難看的痕跡。人家都害怕他。但是他到底積聚了家財給他的子孫日後享用。他還買了地，就是現在小山農莊的那些田地，開始種起地來——不用說，這主要是爲了避免人家問起他磨坊裏磨的那許多麥子的來歷。

然而大海是那麼的變幻無常，而人也不知怎麼一來，一步步的變得老實起來了。慢慢的種地成了這一家人的生計。

現在他們不幹別的，完完全全是莊稼人了。他們的木靴重甸甸的沾着泥土，他們也願意感覺到自己腳踏實地。一看那洶湧的大海，他們就發暈。他們討厭那一片汪洋。除了萬不得已的時候，他們從來不到海邊去。那種在海邊上幹買賣的日子早已過去。大海一天到晚死盯着他們，已經夠他們受的了。它在那兒，雖然一無用處，却顯得揚揚得意。它不長一點東西，祇給他們送來一陣陣寒氣襲人的陣雨。當時如果把莊屋造成四合院子，該有多好啊！按理說，一座正式的農莊的院落該是四四方方的，周圍都有莊屋環抱着。可是在這裏，一個人從躺在搖籃裏的時候起，一直到進墳墓止，都得望着這一片張開了嘴的茫茫大海，無時無刻不懷着那種一不小心就要失足掉到不可知的深淵裏去的感覺。那莊院像一隻斜放着的畚箕；如果有什麼東西滾下去，它能一直滾到海灘上。這時候就得有人下去，到那討厭的海邊去把它取回來。

農莊上的人不能不承認：和自己的家產隔絕，而一天到晚面對着那一見就叫人受不了的東西，日子久了總不是好事。這樣一種眼界對人的影響正如牢房的四壁對一個犯人的影響一樣，使得農莊的人們變得又怪僻又放縱。他們當中出過不少放蕩的人，因此這個農莊老是惹得閒話紛紛。這反過來又增加了他們的孤獨的感覺。

可是農莊的主人也並不是完全聽天由命的，他們中間常有人用拳頭槌一下桌子，罵上一句，說是現在是在莊前蓋一排新屋來堵上這個缺口的時候了，否則索性就把這幾間破屋一古腦兒移到山頂上去。接着他叫人備馬，要立刻出去籌備動工——只是他從城裏回來時，却灌飽了酒。他們就這樣一代代的一直過着無聊的刻板生活——加上各種各樣的胡鬧。人們常說，小山農莊上的人放蕩起來的時候，事情總要鬧到不可收拾。

除了這些以外，祖上傳下來的就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了。產業越傳越少，等到卡倫接手的時候，大家都知道，她得到的一份是罪孽多於錢財。她不得不用農莊做抵押，借上一筆新債，這才供上她的大兒子繼續在神學校裏唸書。

說起來，小山農莊的人唯一可以肯定繼承得到的是他們中間所有的人身上都流露着的那種瘋瘋癲癲的性格。最奇怪的是這種遺傳的性格會傳染人：外面的人嫁過來會變得和原在家裏的人一般的古怪。而另外一方面，這種性格在很早就離家的孩子身上却會一點點消失，他們逐漸變得和常人一樣；還有附近偶爾由本族分出去的子孫，他們後來也很正常。從這上面看，這種怪僻的性格說不定是纏住這家子的一種天譴。它能摧毀人的上進心，小山農莊的

人不想創立什麼新的家業，也不想把原有的保存下去，他們只是看着家道一天天的衰落。『這農莊反正有一天要搬家的，』他們說：『出力有什麼用？』

如今當家的是一個寡婦，她是一個管理家務很精明的女人——自然她管理起來也是按照小山農莊歷來的一套章法，可是除此之外，她却是一個誰也摸不透的怪物。人們對她議論紛紛，她家大多數的人也躲她遠遠的。她毫無錢財，誰要是給人發現和她在一起，決不會添什麼光彩。她呢，作爲對迴避她的人的一種報復，索性和比她低下的人來往。

誰也不能說卡倫驕傲——驕傲不是她的毛病。她和佃農馬販交朋友，毫不在乎的去參加那些公地上雇工老婆們的生日晚會。從這點上看，她很可能真的不知道她和那個收破爛的有着一段親戚關係。她沒有什麼家族觀念，這種觀念在曼恩家人身上從來就不很強烈，這是由於他們這一族在這世界上的年月太久遠，同時子孫又太多的緣故。數得出來的祇限於那些在世上出人頭地或者留下什麼家財的族人罷了。

年長月久，納茲農莊和小山農莊之間的關係已經變得很淡漠了。他們除了有婚喪大事，幾年聚會一次外，彼此不相往來。那種幾年一次的聚會剛好能讓大家知道誰死了，誰還活着。但是到後來大海吞沒了納茲農莊大部份的田地，只剩下很小的一塊，這時候也就談不上從這方面分到什麼遺產，於是連這一種關係也自然而然的斷絕了。誰都不想請一些佃農們來參加什麼聚會，讓他們來送送喪就很了不起了。小山農莊的人眼裏再也沒有他們的老根子了。

對納茲小屋裏的人說來，事情却不大一樣。他們有他們的理由要維持這種關係。那邊農莊上的事情，他們就是再麻煩，也要繞彎子設法打聽清楚——儘管這樣做對他們並沒有一文錢的好處。蘇倫和瑪倫從來不忘記他們有種地的親戚在這兒；這是他們的弱點，在光景過於困難的時候，他們就常常誇耀這重親戚關係。這倒不是他們真的指望着什麼；他們在早年就已經懂得不要妄想意外的錢財。

話雖如此，窮人有時發上百兒八十，甚至比這還多的橫財的事情却有的是。這樣的事情就是發生在離這個教區很遠的地方，上了年紀的外婆也全都知道。她一次一次的把它們講給狄蒂聽。聽着這種發大財的故事，而又知道自己永遠也不會有這樣的機會，真有一種異樣的感覺。『狄蒂，你是永遠也得不到這種賞賜的，』奶奶說：『因為你是私生子，私生子是繼承不到家產的。』『那麼，私生子也就不必繼承那一切壞事了。』狄蒂毅然決然的點點頭回答，她很早就懂得怎樣來自己安慰自己。但是奶奶對這一點却不及對分家產的事那樣敢於肯定。狄蒂對當不了繼承人這點並不在意——當不上繼承人，她一樣也可以過得好好的。也許她有一天會嫁上一個有萬貫家財的人——在她和他談情說愛的時候，他看起來還是一個窮光蛋。然而她答應了他的求婚以後，他却一眨眼脫去破爛的舊大衣，露出華麗的裝束來。他接着會說：『我父親的家私足夠我們倆吃用的！我祇是要試試你是不是真心一意的愛我罷了。』此外她說不定會在路上撿到什麼東西，譬如說，一只裝滿了錢的錢袋——而誰也沒有丟失這只錢袋，這樣她就用不着把它交到警察局去——你看，除了分到家產以外，別的發財